

讀理論」專業訓練。

參、香港閱讀教育政策之改革

以 PIRLS 2006 閱讀總分而論，香港學生之閱讀成就卻明顯優於臺灣。在閱讀理解表現方面，香港學生在「解釋理解歷程」的閱讀得分優於「直接理解歷程」，而臺灣學生則是「直接理解歷程」的表現優於「解釋理解歷程」，且無論是「直接理解歷程」與「解釋理解歷程」表現，皆低於香港。根據 PIRLS 2006 分級指標，臺灣學生的閱讀成績與香港、有等級上的差異，臺灣學生為第三等級，香港則為第二等級。因此根據 PIRLS 2001 與 PIRLS 2006 兩次測驗結果可之，台灣學生 PIRLS 2006 之表現遠低於 PIRLS 2006 香港學生表現，而較接近於香港學生 PIRLS 2001 年表現。

香港在 2001 年、2006 年兩次評比中大幅進步，經過四年努力躍進到國際第二，而台灣推廣閱讀 10 年卻僅排名 22，香港之閱讀政策確實有成功之效。以下提出香港近年來閱讀政策之變革，以作為台灣思考下一步閱讀教育的方向：

一、重視閱讀教育

香港於 2001 年參與 PIRLS 閱讀素養國際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國小四年級學生之閱讀素養在國際上僅為中等，香港積極反省其閱讀教育問題，並由謝錫金教授組織的 PIRLS 研究團隊召開「國際及香港區成績」記者招待會，將其他國家如何推動閱讀，以及香港存有的問題，透過媒體呈現給社會大眾，因而引起各界對香港閱讀教育的重視，以及對學生閱讀素養的關注（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當時所進行的系列報，導震撼香港社會各界。透過民間與立法院相關人士的努力，使香港政府開始正視閱讀教育的重要性，借教育改革與相關配套措施推動閱讀教育，除了向中央政府說明閱讀教育之重要，研究團隊積極向教育局各分區約 50 個教育辦事處，以及教育局的重要部門，例如課程部、圖書館部等，說明 PIRLS 研究結果（同上）。當時相關教育單位，由高層至基層，皆瞭解到閱讀教育之重要，以及香港教育所遭遇之困境，此每個單位積極落實閱讀政策，提升了政策制定的正確性以及執行的成效。

此外，香港的閱讀教育省思亦深入推學童生活的社區與家長，使閱讀教育並非停留在學校與教師身上，將成為全民運動，共同打造一個書香社會。實際的政策與作為包含：教育局將 PIRLS 研究結果編排成冊，發送給學校、家長，內容介紹閱讀目的、不同層次的能力

與閱讀過程，以及各種幫助學童發展閱讀習慣、閱讀態度之方法；教育局針對教導孩子在家閱讀，提供家長《愉快閱讀—家長教育培訓便覽》的小書，讓家長幫助孩子發展及提升閱讀能力；PIRLS 研究團隊以家長為對象舉辦多場講座，希望透過家長選校的權利，促使學校改變；PIRLS 研究團隊也與家長簽定合約，希望家長共同改變家庭的閱讀環境和文化；在此期間也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如台灣，投入兩萬名閱讀媽媽聯繫學校與家庭（同上）。

二、進行教育改革計畫

香港教育改革之成功在於清楚的目標與有效能的執行（李雪莉，2007）。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在 2000 年宣布實施為期 10 年的教育改革計畫，核心目標為「學會學習」，並在課程發展會議立下前五年的中短期目標，分別為從閱讀中學習、德育與公民教育、資訊科技與 IT 的能力、專題研習的能力；過去香港教育改革強調「從閱讀中學習」（Read to Learn），對於「學會閱讀」（Learn to Read）並不重視；此外，以前的語文教育重視中國文學、文化，閱讀非重要項目，現在則將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納入主要學習目標，「從閱讀中學習」為四大教育改革關鍵項目之首（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三、投入更多教育經費

香港政府 1997 年撥款 50 億港幣（相當 200 億台幣）設立「優質教育基金」，鼓勵學校申請補助進行課程改革計畫，補助可用於設計中文與閱讀課程，推行跨學科閱讀教學、改善圖書館設備、增加藏書量與圖書種類、成立學生線上閱讀網站「書唔兇」（Book Works）、提供學校聘請課程發展主任、舉辦家長講座、推行「廣泛閱讀計畫」，更積極的意義在於增加教師的自主權，讓教師沒有後顧之憂地推行不同的課程與閱讀教學改革（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5 日）。

四、廣納社會資源

2000 年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成立「香港教育城」（www.hkedcity.net），其成立目的為推動香港資訊科技的教育發展，成為全港各學校與科技資訊的入口網站；2002 年香港教育城公司化，成為獨立的公司法人，由官方與非官方的成員組成董事會監管，利用介於民間與政府間的身分，對學校以外的廣大社群發聲，比教育局更有彈性廣納社會資源，與民間團體

進行合縱連橫（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然而，台灣也有許多默默付出的民間團體投入大筆資金與資源在推動閱讀，例如，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信誼基金會、毛毛蟲基金會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等，卻缺少像「香港教育城」的整合管道來結合眾人的力量與資源作有效的分配。

五、設立專任圖書教師

香港重視圖書館教育，由2001年起，香港教育局要求學校必須從現有教師找出專職的圖書館主任，不用兼任其他課程，由教育局補助學校聘任專職老師，負責圖書館業務，指導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方法、閱讀技巧以及使用圖書館的方法。圖書館老師平日也會根據各年級學生的需求，推行不同類型的閱讀計劃，一改過去由教師兼任圖書館主任的作法（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爲了提升圖書館老師的教學能力，教育局舉辦培訓課程，以及和香港大學和作提供圖書館主任文評課程，讓圖書館老師得以不斷進修學習，推動並支援「透過閱讀學習」的教改核心（同上）。

六、進行教師專業培訓

自2004年起，香港規定接受職前培訓之教師，需獲得大學學位資格，且由政府教育局、大學及其他專業團體舉辦多場講座和工作坊，內容主要介紹閱讀理論、閱讀過程和策略，以及評估閱讀能力之方法，將近1600名小學校長、老師、學校圖書館管理員參與，藉此提升教師專業知識，理解什麼是閱讀，並學習運用多元教材、有效教學法及閱讀活動（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七、推動校本閱讀課程

2002年香港教育局重要的課程改革是取消「指定篇章」，只提供寬廣的課程架構，鼓勵學生與教師直接採用優質的文學作品爲教學文本，是促使學校能推動校本課程的契機（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對於政策上的鬆綁給予現場教育執行者更多發揮的空間與時間，激盪出多元的教學內涵，也符合各學校的不同性質。

因此，香港每個學校現在皆有校本閱讀課程，課程內容由學校與老師自主決定，例如，

宣基小學一堂課 35 分鐘、一週有 10.5 節中文課；播道書院一堂課是 50 分鐘，每個年級有一班進行協同教學，有兩位老師同時上課，採取「老幹新枝」的教師培訓制度，班級內若有特殊生，還有專職社工人員進駐，維持課堂穩定進行（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6 日）。此外，越來越多學校將每日第一節設為閱讀課，約 70~80 分鐘的時間老師與學生共同默讀書籍（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但教育局非全然不管課程發展，每一年做一次全面的課程改革調查，依結果判斷項目有效與否，針對弱項需改進的部分，列為下一年度的教師專業課程發展重點；對學校而言，2004 年起教育局針對全港小學三年級、小學六年級與中學三年級學童進行「系統性評估」，以能力導向非課本內容測驗中、英、數三科，瞭解總體學生的基本能力，作為各學校改進教學之參考（同上）。

相對香港小學老師對課程的自主、充足的教學資源與行政支持，台灣教師需管秩序、全包式教學、還要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融入教學，忙得不可開交；這些非關教學核心的「業務」，不免消磨教師追求專業的能量（廖雲章，2008 年 6 月 6 日）。

八、推行大量識字

香港課程目標重視識字，並在學校教學中推行大量識字。香港一、二年級的課程目標是「大量識字，掌握字詞基本意義，培養閱讀的習慣」；三、四年級是「刻意訓練認知閱讀策略，學習如何閱讀（learn to read）」；五、六年級則利用以往掌握閱讀的策略去學習新知識（read to learn）（廖雲章，2008 年 6 月 3 日）。學生閱讀故事書中由不求甚解開始，從中發掘樂趣，願意自發學習其他領域的知識，進而擴大對世界的理解與認識（廖雲章，2008 年 6 月 5 日）

相對於台灣小學一年級先學 10 週注音符號，再開始連結中文習字，香港小學生不教拼音，直接識字；採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研發的「高效識字法」教學，以學生已知的知識為學習基礎，教師透過有意義的文章，有系統幫助學生識字，使小學一年級可認識 1 千 5 百字、二年級 2 千 5 百字（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 年 6 月 4 日）。目前此策略已在 2 百多所小學推行，由於成效良好，新加坡政府更邀請謝錫金擔任教育諮詢顧問（廖雲章，2008 年 6 月 3 日）。

九、跳脫固定閱讀教材

在香港，學校所運用的中國語文科教材，出版社出版的篇章多節錄自名家短篇，篇幅短、內容貧乏、而且作者的寫作對象並非針對學生，有些寫作手法太過艱深，會侷限學生的創意與想像力，讓學生興趣缺缺。此外，編寫課本的出版社編輯人員也不一定熟悉教學法與兒童的學習理論，內容偶有不恰當之處，這些缺點都會影響學生的閱讀興趣（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根據謝錫金教授之研究，全球多數國家都以兒童故事書、經典原著作為教材，只有台灣和香港是以單篇或短文作為閱讀教材，在參考外國的研究後，謝錫金推廣的中文教學開始建議學校採用長篇文章做為教學素材，讓學生從長篇文章中學習運用不同的寫作技巧和表達手法，帶出不同的學習主題，而且，學生一旦習慣閱讀長篇文章，將可提升理解能力與閱讀速度，更能培養整合大量資料的能力（同上）。

此外，香港中文新課程改革的幾項重點大大顛覆過去中文教科書的既定模式：採用識字課本搭配兒童故事書和中文原著作為教材，小一的學生平均一學期可學習4到6本故事書，因為故事書篇幅較長，情節曲折富有戲劇性，很能吸引兒童的興趣，也使得閱讀量大幅增加（同上）。可見，香港閱讀教育改革的重心之一為「課外閱讀課內化」，使閱讀推廣不是「活動」，而是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與革新（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

十、減少閱讀作業

要讓學生愛閱讀，必須有方法。謝錫金指出，有些教師為了讓學生閱讀，會指定閱讀書目，要求學生撰寫閱讀心得，然而，如此一來，學生沒有自主選擇圖書的機會，喜歡讀書的學生自然不須要求，但是更多學生只是為了應付老師，反而更討厭閱讀課外書（引自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香港課程改革計畫則反向操作，讓學生和老師一起共讀自選的課外書，每天找一個時段，約15分鐘，不要求學生做讀書報告，而採用閱讀檔案，透過演戲、作廣播劇、即興劇等等多元且具趣味性的評量，並鼓勵老師與學生分享自己的閱讀經驗和心得，甚至請學生推薦好書，讓學生主動閱讀，重視學生本身的閱讀經驗，塑造出愉快的閱讀氣氛，改變他們對閱讀的被動態度（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編著，2008；廖雲章，2008年6月5日）。

肆、結論